

画家朱瑚先生印象

□ 苏忱



▲朱瑚《富春江之春》



▲朱瑚《春晓》

朱瑚，1922年出生，浙江富阳灵桥镇人。1946年考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绘画系，西画师从刘海粟、刘狮、冉熙等，国画曾师从潘天寿、陆抑非、汪声远、朱楚生等。

仰识朱瑚先生纯属偶然。三年前，数位相熟的艺术家邀我一起上新疆，走天山，看胡杨。我先后几次去新疆，但未见到成片的胡杨，成为憾事。既有机会，又与艺术家一路同行，再好不过，当然应允，欣然同往。在机场，熟人介绍，才知同行者有一位年过九秩的老画家朱瑚先生。初一打量，便惊讶，人虽不高但精神矍铄，含颌微笑，眼睛里闪着宁静的光。哪像年过九十的老人。

同行十多天，这样的惊奇时常会有。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奔驰，每天几小时车程，从不见朱先生显露疲态。看到极美的风光，当场在沙漠边上支起画板，画起水彩写生来，同时还不忘指导学生作画，一站就是两小时，夕阳下留下潇潇洒洒的身影。应当地朋友盛邀，朱瑚先生答应留画相赠。面对四六尺的大幅作品，年轻人也觉得累，但先生腰板笔直，神闲气定，硬是用将近一天的时间，画出了繁华似锦的国画“牡丹争艳图”。

随着交往的深入，尽管朱瑚先生低调谦逊，少言过往，但他的传奇人生在我的脑子里逐步丰满起来。朱瑚先生是奇人，自小天聪好画，弱冠时便进古刹灵岩寺随住持冰餐法师习画。

1946年考入刘海粟校长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绘画系求学。西画师从刘海粟、刘狮、冉熙，国画师从潘天寿、陆抑非、汪声远、来楚生、顾坤柏等大家、名家。童子功在身，又经各位名师亲授，三年学艺，功夫自然了得。这是第一奇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先生参加学生救国运动，然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受地下党委托，准备发展刘海粟先生入党，具体由他负责，最后虽因故未成，但与海粟先生结成长久友谊，共同迎接新中国解放。学生发展校长入党，这是第二奇。

这样一个坚定的地下党员，但在1958年被错划成右派，直到1980年平反，在农村劳动改造22年。这是第三奇。

艺不压身，1984年，恢复自由四年，即在杭州举办“朱瑚画展”，接着一发不可收，又相继在我国澳门、新加坡等地开个展。画展一直开到95岁。别人旅游，用相机拍摄美景，朱瑚先生80岁后游历世界，每到一地，都用画笔描绘世界。先后出版了国画集和水彩画集和钢笔速写集，展现了多画种的才能。这是第四奇。

高寿老人，不忘家乡。93岁开始，用一年半时间，写生、构思、创作，多少次沿途考察富春江，最终完成十二米长卷《富春新韵》。这是先

生题签赠我的上海美术出版社的缩影画册，原图在上海、浙江两地巡展后，由家乡富阳美术馆收藏。这是第五奇。

先生现在每天坚持画画数小时，精神悦然。先生称：坚持画到百岁，然后把自己的画和家中收藏尽献家乡。富阳已在建新美术馆，并设“朱瑚画馆”永久收藏。这是第六奇。

朱瑚先生既是美术家，也是美术教育的专家。是上海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（一期）美术教材主编。二期课改时，尽管年事已高，作为教材审查委员，仍不辞辛劳，团结美术教育界同仁，继续为儿童美育尽心尽力。这是第七奇。

朱瑚先生中西画兼长，山水、虫鸟、花卉、景物各有特色，尤以牡丹闻名。数月前探访先生，他知我心，在我《无声之诗》书画朋辈友情册上当场作画“牡丹图”，写意为主，工笔辅之。又题皮日休牡丹诗“竞夸天下无双色，独立人间第一香”。字画相映生辉，作品精美无比。特别是看到画上的题识：沪上朱瑚画于丙申年夏，时年九十有五，总会激动无比，这是个世纪老人对美一辈子的追求，也是多么深的笔墨情啊！

水舞墨与彩：朱瑚先生九十年执着追求

□ 朱新龙

观此生机盎然、流光溢彩的海派大气之作，谁料到这出自95岁老人的笔下，谁又料到到曾经的超出常人的苦难。朱瑚先生有着传奇的人生：在炮火中从事抗日斗争；在上海美专时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；在“反右”中蒙冤劳改；在改革开放后收获美好爱情。“苦难对于艺术家是宝贵的财富”，朱瑚先生的笔下没有黑暗和迷茫，却有对美好生活更加炽热的艺术家情感。又想朱瑚先生的艺术高度，也正是由于这样超常的岁月和经历的积累才能造就。

生于秀丽的富春江畔的朱瑚先生，注定是用水为媒介来作画的。水墨和水彩，伴随着他的一生。在这两个领域中，相互渗透，相得益彰。

朱瑚先生喜爱水彩，至今割舍不下。作为刘海粟等师长传授的高材生，他深得西方绘画精髓。他又将自幼所学的中国画气韵用笔引入其中，使得他的水彩画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。画面中，那遒劲的树干，变化多端的树叶，花卉的绽放、竹叶的摇曳，种种中国画元素，使他的水彩，有着泼墨

山水画和大写意花鸟画的意境。他又调动了水彩画泼洒、留白、镶嵌等技法，与典雅绚丽的色彩相融合，将自然美升华到了意象美的完美境地。

我最喜爱的是朱瑚先生的花鸟画。由于有了对西方艺术的理解，先生的写意花鸟画中，自然不乏许多现代绘画元素，用竿面构成对画面进行了重组，构图极富张力，墨色的意向分割，水色梦幻肌理都恰到好处，更为可贵的是，朱瑚先生画中的鸟和花草略带变形，极富天真童趣。在艺术中追求童真，这是成熟艺术家追求的一种至高境界。不少人声称，却极少人做到。而朱瑚先生在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中，真正达到了。他的画总是拙而有趣，他画的小鸟总是让人忍俊不禁，让人不仅听到了鸟的叫声，还仿佛听到了孩子们的喧闹。

有人说，见朱瑚先生的画，便知他的身体、精神都很棒。确实，老先生敏捷智慧、豁达友善，现今还登临天山，游青海湖写生，堪比年轻人。有着这样的艺术和健康，朱瑚先生的晚年是幸福的，是令人羡慕的。

隐者石朴

□ 薛永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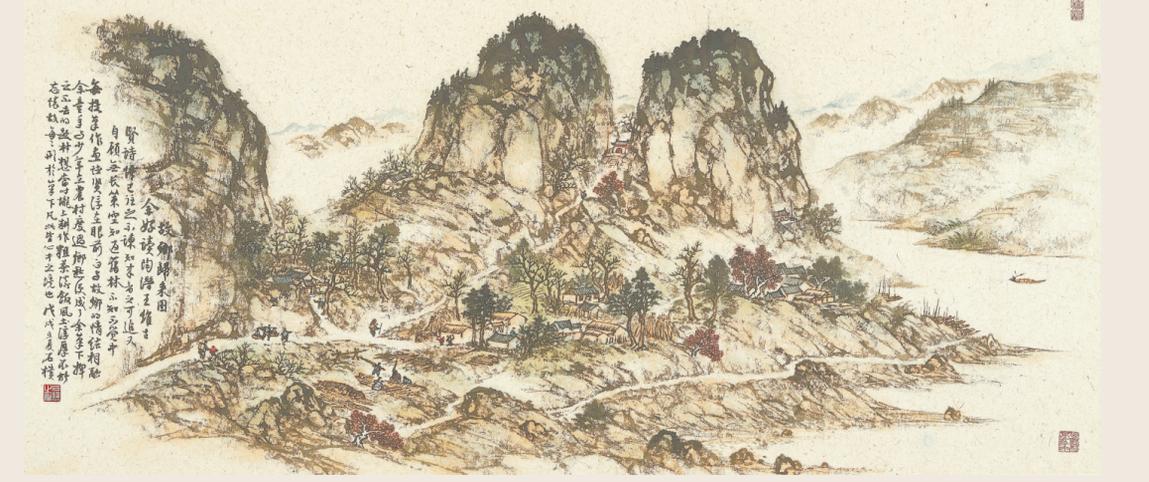


石朴，1950年生于陕西岐山。1962年在乡间随老师学习中国画，初临《芥子园》，观师家所藏古画，对中国画有了朦胧的认识；其间，在其父要求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、诵古诗，读《史记》。1964年在美术老师肖承圣指导下学画，1967年得到西安美术学院画家王志龙老师指导，学习绘画。同年，父到山区行医，随父入山，作大量写生训练。后随父下乡入山，父在山区行医，石朴即为山区农民画肖像，并对山写生；随身携带《笔法记》，一有空便研读揣摩。1968年随知青上山下乡，在此期间，速写本不离身，水库、工地、田间，一有余闲，就进行速写，积累搜集素材；时风所至，应邀画领袖像，创作了作品《伤痕》；1970年油画《伤痕》被选中在省展出，获得好评。1971年进西北机器厂做工人，业余时间，手不停挥，练习绘画。1980年跟从方鄂泰、安正中学习绘画。1993年数年间游山川，深入真山真水间，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被鉴定家杨仁恺老师发现，拜杨仁恺先生为师，也多次得谢稚柳先生指点。2011年中国画学会、陕西省美术家协会、陕西省文博博物馆主办的“长安隐者”——石朴作品展在陕西省文博博物馆开幕。

去年某日，忽接西安电话，其声少壮，若不相识，询之乃素昧平生之张思敬也，盖为其父画事而请托者。思敬谓，晚生年方逾立而事业有成，老父行将耳顺而一生坎坷，抚育子女，含辛茹苦，唯以画为寄，自学成才。因拜读先生之文，遂以秋园老人为典范，潜心传统山水，朝斯夕斯，颇有所得。十五年前，得识其故鉴赏大家杨仁恺，一见之下，即题其《秋山深隐图》曰：“黄秋园山水画，死后始显名于画苑。此幅石朴先生用其法为之，有出蓝之妙。”并谓：“吾年老矣，薛氏永年执教于京，尝研究秋园与传统诸家，兹后可往请教。”晚生事业顺利，已接老父来西安矣，镇日作画，得数百幅，拟为出版画集，故请先生指导并赐序焉。吾念杨老之托，复感思敬孝心，乃允于得便至陕会晤，并拜观其画而著序云。

月前，思敬专程来京，携杨老所题画幅、石朴手书信札及书画若干出示。信札诚恳朴实，倍述渴慕之情，谓将扫榻相迎，促余早日赴稿。其画容当后述，而书法典雅虚和，优入法度，尤余始料所未及。乃搁置杂冗，于初夏践约来稿。初见石朴，即觉神采朴雅，精力弥满，年近耳顺，望之若四十许。相携游辋川，更见其步履矫健，内力充盈，把握之间，如有气徐行，自余肘至肩至腰，问之，乃练习太极拳法，亦二十余年矣。余忆傅青主妙书画而精武术，包世臣更以拳法论书画，不意数百年后又精于武功之书画家石朴也。车行渭水灞桥间，相与谈文论画，益觉吐词不俗，典籍信口道来，诗词朗朗上口。余始知石朴之自学有成，遍及传统诸域，故不独绘画而已。此前，更于所借画室，遍观其大幅小帧，询其身世际遇，习画历程，闻其技进于道之论，更知出身工人之石朴，实一隐于乡镇之奇人也。

石朴，原名张新民，陕之岐山人也。父业医而喜文史书画，故石朴自幼爱画，小学老师携往县文化馆，得油画家侯继明授速写法，遂得写生门径。“文革”起，学校停课，随父入山，感运动之狂躁，爱荒山之野朴，乃以速写钩山水。无何，下乡插队，日则躬耕陇亩，夜则窑洞连床，因通绘事，得办斗争展，画领袖像，速写水库工人，曾作油画《伤痕》，入选省展，初露头角。后考入宝鸡大学，始为钳工，缘自自强不息，画才显露，遂调厂宣传部，任厂报文艺编辑。不数年，“文革”风雨渐歇，有幸入国画学习班，兼攻山水人物，结业作国画《清秋》，绘师授受，朴实生动，颇得好评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兴趣转向山水，常率同好往返西安，请教名家，周源书画研究会成立，举为秘书长，然仗义代言，开罪领导，被迫下岗。其时，家贫子幼，经济拮据，乃南下羊城鬻画自给，笔耕



▲石朴《故乡归来图》

墨褥，饱受艰辛，以不甘画商屈辱，遂旋踵故里，孤身一人，以画为寄，其艺亦与日俱进焉。

石朴之画山水也，遇罗铭而启蒙，读秋园而悟道。彼早年所见，仅诸家画册，暗中摸索，不知画法之妙。迨入国画学习班，见罗铭太白写生原作，聆其授课，观其落笔运墨，始茅塞顿开，知作画需带感情，宜直毛不宜湿，布置当先散而后整。更上溯其师贺天健，读《学画山水过程自述》，攀《课徒画稿》，辨师生法派之异，究古法不传之秘，乃渐通意境笔墨之理，写景造境之殊。然则，此时开放伊始，新潮澎湃，孰谓传统，众说纷纭；何去何从，因无所依。忽见黄秋园画册，如获至宝。乃叹曰：“秋园自学成才，开我先路，林泉之心，如我怀抱，笔墨生发丘壑之美，荒寒寄寓奋发之情，尤非俗眼所可想见，仰其自由旷达，内美无穷，知传统之魅力无限也。”

余尝谓：“秋园山水，以道为机。”石朴曰：“昔年读之，大有启迪。窃思，老子谓，道法自然，一阴一阳谓之道，山水画中联系主客二体者，非道而何？自此，朴山水无复再现生活风俗，一心悟道，修养品格，游心大化，以神法道，意在笔先，以气运笔，笔笔生发，如水在地，顺其自然，得其性情，味奇内美，于是乎笔墨间恍恍有象矣。朴所谓意者，唯山峙立，水流环，树掩映而已。画之于山水，要在若即若离，我之于古人，妙在有离有合。于是，山性即我性，山情即我情也。道因画而彰，品以道而提升。虽未能至，心向往之。”

新世纪以来，石朴取法，更由秋园而宾虹，博采诸家，实中用虚，亦繁亦简，或密丽而空灵，或清简而意足。七年前，杨仁恺赞其《候山清图》谓：“已故名家黄宾虹先生，为山水写照传神，声誉满环宇。石朴先生此作的黄氏遗韵颇多，殊可贵也。”余则以为，石朴之可贵，不在仿孟孟冠，而在洞悉时弊，以故诠释宾虹论画，别有新解。时人崇宾虹在笔墨，石朴论宾虹在造化。如其题画所云：“后世学者，师古人而不若师造化，有师古人而不知师造化，未有知师造化而不知师古人也。黄宾老此言正中时弊，师造化者不在师古人之后，此所谓承前也。于自然中寻理而探真，非外状其形而内述其理，徒取形影为能事。中得心源，不论古今，不论繁简，不着外相，唯观气韵，画之正途也。”近年，石朴更身体力行，南下齐云山，成稿累累，古云“江山为助笔纵横”，不出数年，石朴山水岂不更刮目相看哉！

石朴近年山水，以取径观之，可分两类，一类取舍前人而自抒襟抱，一类师法造化而注入感受。前类多仿秋园而小变其法，后亦步武宾虹而损益虚实，亦有略参钱松岩、关山月、石鲁、石涛、新安派诸家，而自出己意者。后类或白岳记笔纵神驰，或周煊忆旧一往情深。以画法论之，又分疏密二体，密体千皴万点，浑厚华滋，不失清空，疏体寥寥数笔，枯毫渴墨，形简意长。杨老赞其师黄之密体，谓得其遗韵，余赞

其周煊忆住之疏体，以其情真格老。石朴之画，虽个人面貌尚待强化，而笔墨功深，柔中含刚，境界闲静，气格老苍。其取法秋园者茂密华滋而愈见清新，借径黄宾虹者虚白洒落而不乏隐秀，兹后尚多蓄胸中丘壑，精求用墨之法，淡中求厚，实中求清，其艺事之更上层楼，必矣！

虽然，以自学成才者观之，石朴无疑当今翘楚。自学成才者，莫不高其天分，深其功力，又复聪敏刻苦。然成才之路，各有不同。彼石朴者，以余西安之行考之，亦得益于师友之陶冶与夫治学之融会贯通也。彼虽跻身工厂，周遭不乏深谙传统之才，如隐于文员之书家卜公，余事为诗词之陈氏总工、太极名家李雅轩之高足贺氏，无不长于实践，又复精通学理。数载交游请益，既见其手眼不凡，又闻其卓识高论，或旁及庄老，或本之易经，或兼及禅学，不惟于刚柔、虚实、有无、曲直、藏露、收放、起落，明其对立统一，尤于真情神境、心性修持、天人合一、物我两忘、大有会心。石朴既精研书画诗词拳法，复得其相参互动，于深造求通，升华内在感情，绝去俗眼之蔽，由之，其画亦由写景而造境，境与性会，由技进道，而不为时风所障也。

石朴画册行将面世，谬以余为赏音，赏画接谈之余，觉其对吾华画学体悟之深与所获之精，盖无求于世，大隐忘忘，其精神与古圣今贤相往来，非耽于浮名孔方者可以望其项背也。